

自客章安得識江坡牀漫於亦嘉上下論識互
 有并取簡北既多筆墨迄為因隨所日錄之
 及書牋歎曰雜說志焉所不有也辛酉五月
 日會務趙之謙



書

譜



小書齋

書法篆刻國畫書籍及文房四寶專門店

日本新式機械裝裱服務即日起貨

文物出版社40種歷代碑帖法書選、上海書畫社各種書畫理論書籍、書法、藝苑掇英、西泠藝叢、香港書譜、台灣印林等期刊，榮寶齋畫譜1—14冊、書畫篆刻字典、工具書籍等，台灣大眾、文林堂出版放大字帖。

安徽紅星牌宣紙	\$張	\$張	周虎臣北狼毫書畫	16	12	10	福州平頭章		福州獸頭章	
正三尺棉料單宣	25/25	90/100	周虎臣鹿狼毫人物	5			1.7 CM	\$10盒/10方	1.5 CM4/方	32盒/10方
四尺淨皮生煮硯	26/10	220/100	周虎臣淨純鹿狼毫	6	5	4	2.0 CM	\$12盒/10方	1.7 CM5/方	40盒/10方
正四尺特種淨皮	26/10	220/100	周虎臣長峯狼毫	8	6	4	2.3 CM	\$15盒/10方	2.0 CM6/方	48盒/10方
正四尺棉料單宣	30/10	260/100	周虎臣加健大白雲	6	5	4	2.5 CM	\$20盒/10方	2.3 CM7/方	56盒/10方
副四尺棉料單宣	19/10	160/100	金鼎牌加健大白雲	9	7	5	3.0 CM	\$30盒/10方	2.5 CM8/方	64盒/10方
二廠四尺棉重單	16/10	140/100	上海火炬牌大白雲	6	5	4	3.5 CM	\$40盒/10方	福州書畫隨形石章	20/公斤
紅燈四尺棉料單	16/10	140/100	北京特製大白雲	6	5	4	青田書畫隨形石章	20/公斤	巴林書畫隨形凍章	20/5方
正四尺棉料夾宣	35/10	300/100	浙江篆隸筆				篆刻刀 大\$5中\$4小\$3			
副四尺棉料夾宣	24/10	200/100	浙江短鋒宿純羊毫條幅			\$6				
正四尺二層夾宣	38/10	165/50	浙江精製大長鋒筆			\$4				
副四尺二層夾宣	28/10	120/50	廣東雞毛提筆			\$10				
正四尺三層夾宣	50/10	220/50	蘇州金鼎牌羊毫提筆				國產章石錦盒	\$4	日本紙製畫筒	\$25—\$46
副四尺棉料綿連	29/10	250/100	勞45 動40 最35 光30	榮25			國產紅木印規	\$10	日本敷枱用毛絨	\$52—\$560
副四尺淨皮羅紋	29/10	250/100	上海火炬牌純羊毫小京提				國產紅木筆掛	\$150—\$200	日本掛軸用風鎮	\$30—\$280
正四尺羅紋蟬衣	24/10	200/100	大號一六號	\$18—\$10			國產竹皮筆卷	\$6	端溪名硯廠宋坑單打硯	
正五尺棉料夾宣	48/10	420/100	浙江雙羊牌純羊毫小京提				國產青花筆筒	\$20	正品4" 30 5" 36 6" 54	
副五尺二層夾宣	50/10	210/50	大號一六號	\$10—\$5			國產青花筆架	\$10	7"75 8"105 9"180 10"240	
正五尺三層夾宣	70/10	300/50	蘇州金鼎牌山馬筆	18 15 12			國產青花印泥缸	\$5—\$10	副品8"63 9"108 10"144	
正六尺棉料單宣	68/10	580/100	台灣山馬筆	超大45 特大30			國產青花五組缸	\$25	宋坑綠端8吋紙鎮每對	\$30
副六尺棉料單宣	45/10	380/100	大25 中20 小18				國產白瓷乳硯	\$6—\$9	上海曹素功製墨一兩 二兩	
副六尺三層夾宣	75/10	320/50	台灣正德牌排筆	1號20 2號24			國產白瓷調色碟	\$1—\$4	鐵齋翁書畫寶墨	20 40
紅旗六尺棉料單	40/10	340/100	3號30 4號40 5號50				國產白瓷梅花碟	\$6—\$14	大好山水魯迅詩	18 36
浙江四尺淨皮單	12/10	100/100	各類圭筆描筆紫毫小楷筆	\$3			國產竹製墨夾	\$3	百壽圖萬壽無疆	11 22
河北1×4書畫紙	10/20	40/100	蘇州12色國畫顏料	\$7/盒			英國白瓷調色碟	\$10—\$32	熊貓 金殿餘香	8 16
福建四尺書寫紙	15/30	40/100	PELIKAN 廣告彩50CC	\$12			英國白瓷五組缸	\$60	特別油煙青茶墨	8 16
福建二尺九宮格	8/50	42/300	PENTEL 廣告彩60CC	\$9			韓國青瓷水滴	\$8—\$15	黃山松烟	8 6
福建三尺連史紙	15/30	45/100	NEWTON 廣告彩30ML	\$7			韓國楠木筆筒	\$50	安徽特製青墨	8
日本1×4白樺紙	16/20	70/100	NEWTON 學生水彩	\$8			韓國自動磨墨機	\$1000	曹素功墨汁	8/支 80/打
日本四尺白樺紙	16/10	140/100	日本礬水	每瓶\$18			日本掛畫用畫叉	\$45	青年牌墨汁	2.4/支 24/打
日本六尺鳥の紙	50/5	400/50	宣紙裱綾空白對聯	25/幅						
韓國楮皮紙#3	25/10	200/100	宣紙裱綾空白橫披	34/幅						
韓國楮皮紙#5	30/10	250/100	宣紙裱綾空白條幅	43/幅						
韓國楮皮紙#7	35/10	300/100	宣紙裱綾空白小中堂	46/幅						
韓國楮皮紙#9	40/10	350/100	宣紙裱綾空白中堂	50/幅						
毛筆	大 中 小		河北布絹空白條幅	16/幅						
上海火炬牌蘭竹	58 42 26		安徽涇縣宣紙冊頁							
上海楊振華蘭竹	36 30 22		#4 31×45CM	\$82			上海西泠蘇州姜思序印泥	半兩	一兩	二兩
上海火炬牌豹狼毫	42 36 30		#6 23×32CM	\$48			西泠光明貼花缸印泥		\$18	\$32
上海楊振華豹狼毫	22 15 10		#7 20×29CM	\$38			西泠光明青花缸印泥	\$16	\$22	\$36
火炬牌鹿狼毫書畫	32 21 14		#8 17×25CM	\$32			西泠鏡面青花缸印泥	\$19	\$28	\$46
楊振華鹿狼毫書畫	14 9 6		#9 14×20CM	\$22			西泠美麗貼花缸印泥		\$32	\$58
火炬牌山水、寫意	18 12 10		#10 12×17CM	\$16			西泠美麗青花缸印泥	\$23	\$36	\$65
楊振華山水、寫意	9 7 5		空白印譜	\$3—\$7/本			西泠硃標青花缸印泥		\$60	\$110
周虎臣狼毫大花卉	14 12 10		空白八行箋譜	\$5—\$10/本			西泠箭鏃青花缸印泥		\$60	\$110
							蘇州珍珠青花缸印泥	\$25	\$50	\$68
							蘇州八寶青花缸印泥	\$24	\$48	\$62
							蘇州硃標青花缸印泥	\$22	\$34	\$44
							蘇州堆朱青花缸印泥	\$15	\$20	\$28
							散裝印泥每兩	光明10	堆朱5	硃標8
									八寶18	珍珠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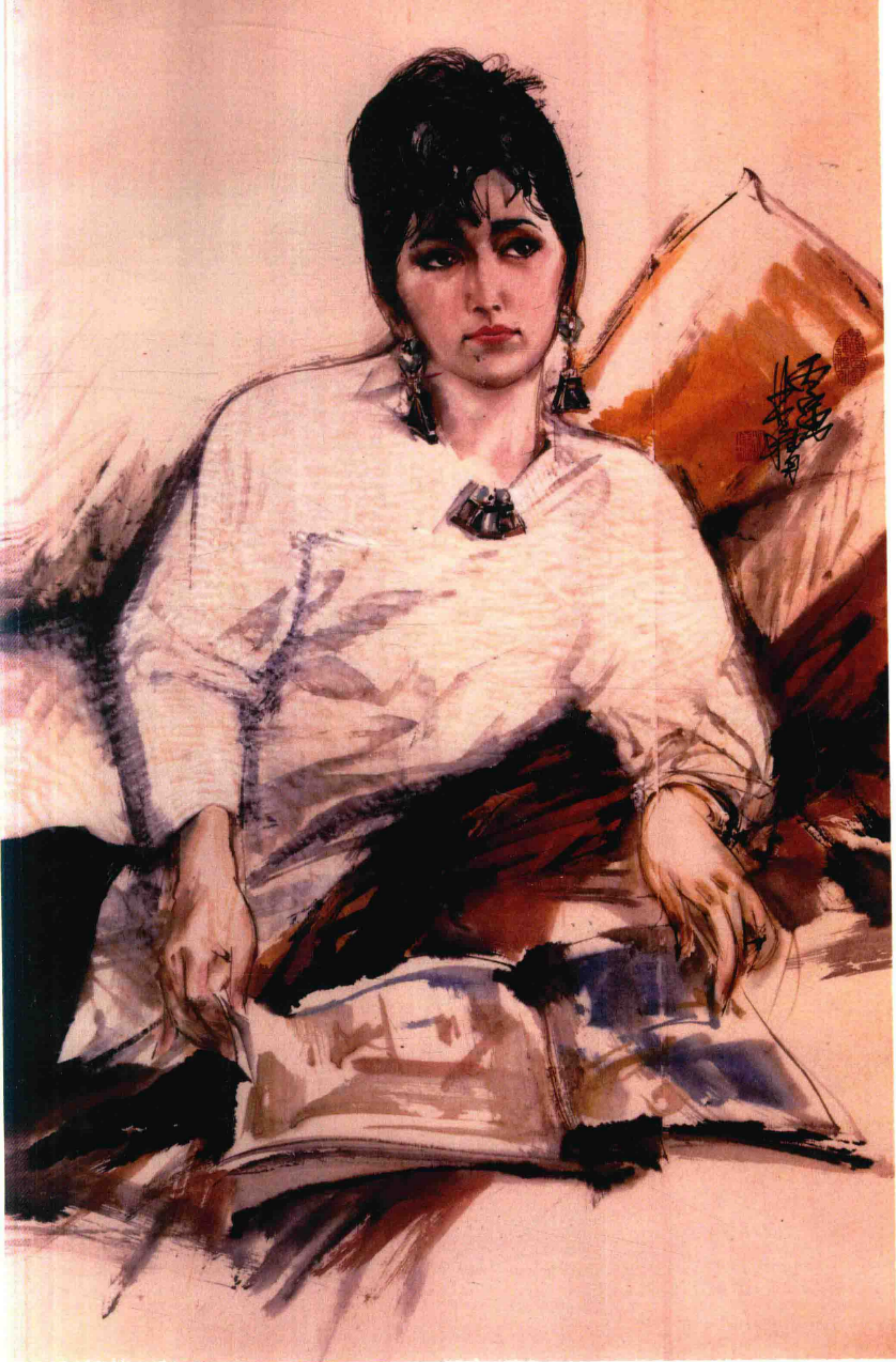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62號1/F（梅窩碼頭對面）

電話：5-416887 營業時間：平日9～7時 假日12～7時

讀書譜

誠國寶

張瑪莉寫



書譜



每期專題

趙之謙專輯

(未完待續)

章安雜說

清·趙之謙遺稿

族姪趙而昌整理

14

趙之謙書法篆刻集評

湄 藍

20

碑帖精選

趙之謙墨蹟

25

篆書《潛夫論》

篆書四言聯

篆隸書四幅

隸書立軸

隸書五言聯

楷書四幅

楷書五言聯

楷書堂幅

行書詩四幅

行書七言聯

行書堂幅

《二金蝶堂印譜》題端

《吳讓之印稿序》

名刺

雅集

記陳巨來

蘭 客

4

芳聲騰海隅

記著名女書家蕭嫻

陳訓明

6

從李公擇草書看蘇軾的書藝創作觀

姜玉珍

9

篆刻篇

古肖形印臆說

季崇建

10

- ☐ 出版 書譜出版社 (香港灣仔道107-111號慶邦樓三樓A座 ☎ 5-726009)
☐ 社長 梁披雲
☐ 編輯 〈書譜〉編輯委員會
☐ 印刷 太古印刷公司 (香港鰂魚涌船塢里14-16號臨海工業大廈七樓B座 ☎ 5-648447)
☐ 發行 利源書報社 (九龍洗衣街二五一號地下 ☎ 3-818251-4 線)
☐ 定價 零售每冊港幣十二元

編後話

本刊曾於兩年前(總第五十七期)刊出了趙之謙專輯，並首次公開了《趙搗叔致王懿榮書函》的手蹟，深受中日同道所稱賞。現本刊又得到未經發表的趙之謙遺稿《章安雜說》，即安排於本期和下一期刊出，讀者幸勿錯過！

《章安雜說》手稿是由趙之謙族侄趙而昌整理而來的。《雜說》始記於咸豐十一(公元一八六一)年，約終於同治二(公元一八六三)年，全文七十七則，有論書畫碑碣，有以詩寓意，有評《紅樓夢》、有記事等，可謂包羅各方，是研究趙之謙的藝術及其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料。而手稿書藝精妙，自不在話下，今選刊若干，以饗讀者。另有湄藍輯錄的《趙之謙書法篆刻集評》，可助讀者窺悉搗叔在藝壇的地位。

鑑藏古硯，除須對石質、造型、雕飾有所認識外，銘文的款識，也是考證真偽的重要依據。本期的《硯銘概說》扼要地介紹了硯銘的發展情況和硯銘內容的分類及各朝硯銘的特色，是一篇極富知識性的文章。

印學專文，除有續完的《廣東古印集存》外，還有《古肖形印臆說》，二者都是資料豐富的論文。

下一期本刊又有第一手資料介紹給讀者，就是明代書家宋克的手卷。宋克傳世手蹟不多，而這手卷卻輾轉流到香港，為某藏家所藏。有關此手卷的介紹和宋克的書法藝術，請留意下一期的專輯。

本刊上一期稍遲了出版，但仍得到讀者的深切關懷和大力支持，在此，謹表示萬二分謝意。

封面 趙之謙《章安雜說》題端手蹟

書壇動態

80

硯銘概說

蔡鴻茹

75

文房四寶

耕硯斷想

張志攀

73

敦煌唐人寫本《御製勤政樓下觀燈詩》

饒宗頤

70

玄奘和《集王書聖教序》

楊震方

68

研究和考證

清道人其人其墓

侯鏡昶

64

書家和書史

廣東古印集存(下)

馬國權

55

中國第一部書法藝術專業性辭書

香港書譜出版社編輯出版

梁披雲主編

《中國書法大辭典》

書法愛好者必不可少的工具書

每部(上下兩冊) H.K. \$ 500元 自取四百元 郵寄四百五十元 只限本港

自取地點：本刊和利源書報社



研究一門學問，最重要的，就是要置備一本該科的專業辭典。千年以來書法著作雖多，但從無一本系統而全面的辭書，可供書法愛好者解惑析疑。本社有鑑於此，特邀海內外專家學者數十人，窮四年之力，廣收博輯，編成《中國書法大辭典》。全書220餘萬字，分爲書體、術語、書家、書蹟、論著和器具六大部份，共收詞目一萬二千九百餘條。另配圖三千幅，俾供查閱之餘，又可欣賞歷代名蹟。全書約2400頁，十六開本，分爲上、下兩巨冊，日本充皮封面，外加精美護封、護匣。

本書不但是書法家、書法研究者和書法愛好者案頭必置的工具書，並對文字學家、考古工作者、藝術史研究者、文房四寶研究者、藝術品鑑定人員均有巨大的幫助。



全港各大書店有售 總經銷：利源書報社

九龍洗衣街二五一號地下 電話 3-818251 (4線)

本人欲訂購《中國書法大辭典》_____部 茲付上 支票 H. K. \$ _____

姓名Name _____

電話Tel. _____

地址Address _____

記陳巨來

□蘭客

巨來之逝，倏已兩易寒暑。憶彼於甲寅之春（一九七四年）放歸後，余屢過其滬上富民路寓所，聆其縱談藝林掌故，娓娓忘倦，常至夜分。其間復爲余治印多方。此情此景，恍若在目。今日視之，蓋已如廣陵絕響矣。

巨來號安持，出趙叔孺門下，以元朱印馳譽海內外，惟精惟一，鏤而不舍者六十餘載，視其師門有出藍之譽。其友人張大千爲輯其印譜，傳於海外，安持之名，一時鵲起。憶一九七九年之某日，余偶過其廬，張氏所編印譜適自海外郵達，印製精美奪目，把玩愛不釋手，首頁所刊即「張學良印」，令人應接不暇，至今猶爲之神馳不已也。

安持自稱，其生平治印不下三萬方，當代書畫各大家若張大千、溥心畬、吳湖帆、葉恭綽等姓名章、收藏章、書畫章、閑章，多出其手。其中如爲吳湖帆所治印章約八十方，一九四六年即爲張大千鑄刻六十方，海內外從事藝術及收藏者，均以能得安持治印爲快。除張大千所編印譜外，多年來國內外不少收藏者及出

版者將其作品付印成冊。至一九八二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復將其自選精品數百方集編出版，名曰《安持精舍印最》，繼張氏之後，嘉惠藝林，殊非淺鮮。此書首載其師趙叔孺所題邊款云：「陳生巨來，篆書醇雅，刻印渾厚，元朱文爲近代第一。」所評洵非虛語。

巨來著有《安持精舍印話》，持論頗精，其中有云：「治印之道，要在能合於古而已，章法最要，刀法其次者也。」又云：「褚丈禮堂德彝嘗語余曰：無論讀書習字，總覺後不如前，惟獨治印，愈後愈佳。因近代時有古鉢印（蘭客按：鉢乃鉢之訛字，周秦私印曰鉢，隸訛作鉢）出土，後人見識既廣，借鏡益多，藝之猛進，亦當然耳。」又云：「治印雖與書法不同，然當得其神氣，則鉅細總無二致。竊謂三代古鉢似大篆；六國小鉢似晉人小楷；兩漢則官印似魯公，私印似率更；魏晉之間，子母印似東坡，蠻夷印似小歐；宋元圓朱文則虞褚也。」又論宋元圓朱文云：「宋元圓朱文創自吾、趙（吾丘衍、趙子昂），其篆法章法，上與古鉢漢印、下及浙皖等派相較，當另是一番境界，學之亦最爲不易。要之，圓朱文篆法純宗說文，筆畫不尙增減，宜細宜工。細則宜弱，致柔弱無力，氣魄毫無；工則易板，猶如劖剛中之宋體書，生硬無韻。必也使布置勻整，雅靜秀潤，人所有不必有，人所無不必無，則一印既成，自然神情軒朗。」又謂治印者必須有自己之面目與創造性云：「摹印一道，初學時因當依傍古人，以秦漢爲宗。倘學成之後，仍以翻閱印譜，刻意臨摹，左拉右扯，從故紙堆中得來，毫無自己面目，斯下乘矣。余意初學者宜得人之得，然後進而能自得其得，斯得已。」凡此皆其生平甘苦之言。



陳巨來刻印 馬國權供稿

桃華菴



俊傑鑑賞



江南吳氏世家



湖風長壽



吳湖風潘靜淑珍藏印



履齋



吳用威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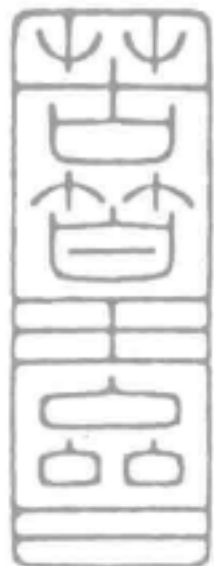
上池仙館



俞爵之印



苦篁齋



魚飲菴堂



近百餘年來之印人，巨來最服膺者為趙撝叔之謙。謂蔣山堂仁、奚鐵生岡、黃小松易、陳曼生鴻壽等，要皆謹守一派，未能脫去藩籬。洎會稽趙撝叔之謙出，集取徽浙皖三派，而更參以新室鏡銘、六國幣等，上師秦漢，內關心源，錯綜變化，莫可端倪，二百年來，一人而已。李陽冰有云：功侔造化，冥受鬼神，撝叔當之，允無愧色。又謂撝叔尋常朱文每參以完白之法，然其挺拔處非完白所能到。與撝叔同時尚有揚州吳讓之熙載，所作宛轉剛健，亦自不凡。惟墨守皖派成法，未多變化，故其名終為撝叔所掩。然吳昌碩俊卿私淑讓之，取精用宏，卒繼撝叔以成名。故近代印人能臻化境者當推安吉吳昌碩及巨來之師鄞縣趙叔孺，可稱一時之瑜亮。然崇昌碩者，每不喜叔孺之工穩；尊叔孺者，輒病昌碩之破碎。吳、趙之爭，迄今未已。巨來謂欲較二公之優劣，當溯其源。昌碩之印，乃由讓之上溯漢將軍印，朱文常參陶文，故所作多為雄厚一路。叔孺則自撝叔上窺漢鑄印，朱文則參以周、秦小鉢，旁及幣文鏡銘，故其成就開整飭一派。取法既異，豈能強同。巨來之論良是，余以為猶之詩中之李、杜，未可優劣也。

巨來為清末大詞人況周頤（夔笙）之少女婿，幼承家學，不獨精篆刻，亦兼擅詩詞。余每見其大段背誦古人詩句，隻字不爽，博聞強記，至老未衰。尤善集古人詩句，妙手天成，如集陳後山句誌叔孺師題邊款云：「士有從師樂，向來一瓣香。知人公豈誤，退省未始忘。」又巨來自述，少時眷海上名妓紅萼，老而未能忘情，七十五歲時集陸放翁句題畫梅紀念紅萼云：「尚餘紅濕在簾旌，我與梅花有舊盟。四十二年成昨夢，白頭自笑未忘情。」錄此以存藝林掌故。

雅集

芳聲騰海隅

記著名女書家蕭嫻

□ 陳訓明

在當代女書家中，蕭嫻老人堪稱翹楚。

蕭嫻一九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於貴陽，幼年隨父親蕭鐵珊（秩宗）遷居廣州。五歲喪母，而父親又忙於生計，乃由祖母撫養成人。蕭鐵珊喜好書法，於鄧石如篆書臨習有年。蕭嫻受其影響，更兼缺少母愛，從小養成一種倔強性格，不好調脂弄粉，反有一種男子氣概。幼時見父寫字，常默侍在旁，磨墨牽紙暗中揣摩。耳濡目染，興趣日增。起初，父親以為女孩子學書無大用場，並不教她。有一次，父親寫完字後有事外出，十三歲的蕭嫻照着臨了一張放在旁邊。父親回來見了十分驚詫，問道：「我只寫了一幅，現在怎麼又多出來一張？莫非有人來過？」她膽怯地回答：「沒人來，是我寫的。」父親不信，叫她當面重寫一遍，果然頗有筆力。從此之後，父親才認真教她學書。



△蕭嫻與本文作者

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先生由上海到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冬季派員慰勞護法軍。爲了籌備慰勞款項，宋慶齡在廣州邀請當地知名人士和書畫家義賣字畫。蕭嫻當時只有十五歲，也應邀到場。她連續三天所作之書，全部被人買走，所得款項，悉數捐獻。尤其是一張條幅，標價由購買者爭着從十六元起往上增加，最後爲一國會議員以一百元購得，自是聲譽大起。孫中山先生對於少女蕭嫻的這一義舉十分贊賞，宋慶齡還親自授予她獎章和獎狀。蕭嫻的父執、貴州籍著名學者和書畫家姚華在北京得知這一消息，寄詩鼓勵：

「鐵珊妙筆西南秀，廿載書來又掌珠（鐵珊女十五歲作盈尺書，近贈余楹帖）。不知羽毛增鳳美，受經有日授諸儒。」

嗜酒陶彭澤

能詩何水曹

△蕭嫻早年書蹟

一九八一年，年屆八旬的蕭嫻老人聞知四川發生嚴重水災，連續寫了二十多張條幅，請有司代為義賣，用以支援災區。

一九八一年和八三年，蕭嫻先後在南京和貴陽舉辦書展，其書作選集也於不久之前在北京問世。

蕭嫻擅四體書，而以隸書與行書造詣最高，個人特色最為鮮明。

她的隸書，得力於《石門頌》，參以《史晨碑》及漢魏諸刻乃至大小篆筆法，熔煉出自己獨特的隸書風格。試將蕭嫻隸書與《石門頌》拓本比較，即可發現：她的字在此碑雄健恣肆之外，更有一種含蓄蘊藉之美。

為學心難滿

△蕭嫻隸書

忘言理更精

一九二三年闔家徙居上海。在這之前，康有為看到蕭嫻臨寫的《散氏盤》冊頁，不相信會出自十餘歲的少女之手。他大喜過望，題詩冊後，以東晉衛夫人和元代管道昇期之：

「笄女蕭嫻寫散盤，雄深蒼渾此才難。
應驚長老咸避舍，衛管重來主坵壇。」

康有為題罷，對在場的人說：「這孩子給我教一教，日後定可成器。」

蕭鐵珊得知此情，到上海後，便領蕭嫻拜康南海為師。蕭嫻從此得到名家指點，博覽歷代碑帖，見識益廣，書藝益精。

在上海居留三載之後，祖母去世，家計維艱，她又和父親到汕頭女中任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蕭嫻因平時好仗義直言，亦受嫌疑，遂避走香港，並曾在港舉辦書展。是年冬天，蕭嫻與留德歸來的江達結婚。

一九二八年，蕭嫻隨江達到南京，定居該處。日軍侵華，輾轉流亡漢口、重慶、成都、西安等地，其間曾與金陵老畫師王東培在成都開過書畫展覽。抗戰勝利後，還居南京。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市書法協會名譽主席等。

蕭嫻行書奠基於《石門銘》，變化於康有為。她師事康氏的時間雖然不長，卻以善於學習、勤於研究而迅速把握住康書的精髓所在。作為一個富於創造性的書家，蕭嫻對於康字也不是亦步亦趨，即以其行書而言，個人風格十分突出。康有為起筆與收筆略呈尖圓，而蕭嫻

行書起筆往往逆鋒平按，橫畫收筆大都戛然而止，餘意無窮，顯然都是採用隸法。康有為作捺多不重頓出鋒，自然流暢；而蕭嫻則重頓出鋒，益顯節奏韻律之美。康字左鈎明顯上提，而蕭嫻多作橫勢，即便略為提起亦不甚顯明，隱隱然有力舉千鈞之概。

好學

蕭嫻

△蕭嫻行書

美

善

真

△蕭嫻壁窠大書

蕭嫻好作壁窠大書，尤以行楷榜書最具代

表：

表性。一九八一年在南京舉辦的個人書展上，分別以篆、隸、行楷三種書體揮就的「真」、「善」、「美」三件壁窠大書，各以整幅宣紙寫成，觀者譽為「三塊巨大的美石」。

「佳話相傳六百秋，局中勝負見奇謀。君王何計突天下，萬姓人家盡賜樓！」一九七九年重陽佳節，蕭嫻於玄武湖畔書成一幅得意之作，遙寄故鄉父老：

蕭嫻篆書由鄧石如入門，不久即改習金文。康有為在上海見到的《散氏盤》臨本，便是她十五歲時摹寫的。蕭嫻八十歲時，更放意臨寫成九張條幅，置於個人書展陳列室中，乍看之下，似乎與拓本別無二致，只不過把原字放大罷了。倘稍微留心，即可發現，臨本在原拓古樸蕭散之外，更有一種倔強奮發的意氣。

蕭嫻不僅在書藝本身善於融滙各家之長，而且雅能吟詠。如《題莫愁湖勝棋樓》七絕一首，不惟應景切題，且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

書因詩增意，詩緣書傳情，堪稱雙絕。「年年江表度重陽，老去他鄉念故鄉，想見婁山關上雁，正銜明月叫晨霜。」

從李公擇草書看

蘇軾的書藝創作觀

□姜玉珍



宋代大書家蘇軾的朋友之中，有李公擇其人。他初學草書時，在揮寫時遇上不會寫的字就用正楷或行書來代替，這被蘇軾的另一朋友劉貢父稱之為「鸚鵡嬌」。這「鸚鵡嬌」的意思就是說，鸚鵡雖會學人說話，但不過幾句罷了，其中的一大半卻仍是摻雜了鳥語。劉貢父用這來比喻李公擇的草書，可謂是既貼切，又俏皮。後來，李公擇的草書稍稍有了些進步，便持作品徵求蘇軾的意見：「這近來所寫比起先前所寫的來，進步如何？」蘇軾答道：「可作秦吉了啦。」秦吉了就是「鸚鵡」鳥，也能學人說話，人們常用它來比喻自己沒有主見而學別人說話的人。這裏蘇軾把李公擇的草書比作「秦吉了」的意思是說，李的草書雖稍比過去有了進步，但卻仍是學的人家樣子，沒有自己的風格和特色。

關於這則故事，蘇軾曾經在《仇池筆記》和《跋文與可草書》中兩次提到過，可見對於學習書法，蘇軾是極力反對徒取形貌的。「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雖然在書法上，蘇軾曾說過這樣苦學的話，但如果全面看問題的話，則又應該認為他的學書主張當是在刻苦學習前人的同時，還不要忘了融會貫通，食古能化。只有這樣，刻苦和領悟雙管齊下，才能使自己的書法推陳出新，自成面目，有所突破，否則他就不會從另一角度說出「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的話了。

閣 賢 集

專

文房四寶
石章印泥

營

畫冊碑帖
國畫顏料

竭誠為各界人士代求名家書畫篆刻，酬世文字，詩詞對聯；代理裝裱字畫，精製各款鏡架，取價廉宜。垂詢惠顧，無任歡迎。

地址：九龍旺角登打士街五十六號家樂商場一樓五十八號

電話：三·三二六〇九九 營業時間：下午一時至八時

說臆印形肖古

□ 季崇建

肖形印是中國古代鈐印藝術中的獨特樣式。它在印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肖形印或稱「形肖印」，元、明時則稱「圖像印」。後又有稱「圖章」或「蟲鳥印」。其多銅質，飾有飛翔之禽鳥，奔馳之山獸，以及樂舞、狩獵、戰博之人事。雖限以方寸之地，但形象之生動逼真，卻躍然印面上，古代工藝美術之水平，也於此中得見一斑。

肖形印的肇始，可上溯至商。《雙劍謠古器圖錄》所刊安陽出土的「亞形鳥印」即被認為是商代遺物。而被考定為戰國時期的肖形印已為數不少。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肖形印中，有不少當屬這一時期的實物。如一方「禺彊印」（圖一）就是現存較早的戰國肖形印。此印作



△圖一



△圖二

人面鳥身，正立，兩手部份生有兩翼，頭部兩耳珥蛇，兩足踐蛇。這與《山海經·海外北經》所云「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相合。禺彊為古代傳說之神人。另一方「雙鳥首人形印」（圖二）據其所繪形

象，則可認為是古之神人「帝俊」形印。「帝俊」之「俊」，本作「夨」，甲骨卜文「夨」字作，若鳥頭而人身，此印亦作鳥首，人身，所不同的則是一身作兩首，這可能是後來發展起來的形象，猶如「比翼鳥」、「比肩獸」之類。帝俊為古代東方殷民族所奉祀之上帝，這個上帝的偉大，實在和西方周民族所奉祀的上帝黃帝相當。然而，此種畫像的描寫，雖屬怪異，卻與當時人們的宗教、藝術、審美等較為原始的意識形態活動不無關係。因此製作者不是把它們作為現實的對象進行創造，而是當之以崇尚的對象，幻想的產物來細加刻劃的。由於戰國至漢是尊天敬神思想普遍存在的時代，使肖形印與銅器、瓦當、石刻、磚刻的圖像，在造型乃至布局安排上都保留着互滲互透的痕跡，像新鄭出土的銅器即有雷同「禺彊」的紋飾；山東諸城地區出土的東漢光和畫像磚刻亦有如同「雙鳥首人形」的圖像。但當時多數的天神地祇，並非這類半人格化了的神的形象，而依舊是龍、鳳、虎、蛙等水神、風神、山神、月神以及其他神靈異物。

兩漢是盛行肖形印的時代，現存作品多為漢時遺物。當時的工藝製作者在繼承原始繪畫藝術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對肖形印的圖像作了更為豐富的想象和藝術的再創造，除卻龍、鳳、虎、蛙等原始母題畫像外，還有鹿、馬、犬、羊、鶴、解廌、朱雀等眾多的物像。但是，真正體現漢肖形印風格的則不至於此，而是在題材上突破了時代的局限和傳統的束縛，尤其是人物的形象，經過半人格化到人格化的變化，已經從那些可怖的、神秘的氛圍中跑了

出來，成為真正的圖畫形式。館藏有二方「人形印」，都對人物的形態作了較為生動的描繪，一作雙人背坐狀（圖三），一作雙人騎馬狀（圖四），盡管刻劃的形式還不夠細緻，帶



△圖三



△圖四

有某種抽象性，但這已清楚地表明當時的人們完全意識到自己在這世界中的地位，於是根據自己的生活習俗與傳統觀念來裝飾自己、表現自己、美化自己。而另一方漢「雙裸人形印」（圖五），則更見具體化；其人物五官齊全，



△圖五

體面分明，堅毅之神情倍增。粗粗想來，這也許是我國早期社會的習俗遺存，也許是因某種宗教意識所反映的特殊形式，然而，這種形式

恰恰使人們對它的感受取得了超感覺的性能和價值。它不是別的，正是人們審美意識和藝術創作的萌發。

表面上看來，肖形印以極為簡單的畫面，有限地刻劃了當時社會生活那一部份細節，但其題材的內涵是廣寬的，這些充滿時代氣息和活力的題材，完全導源於現實生活，所表現的又是那樣的客觀。當它們組合在一起時，就成了一面真實地反映古代社會生活的折光鏡。一般說來，古肖形印在題材上大致可分為二類：

一、動物題材：

龍是一種變幻莫測，能興雲雨的神異動物。《管子·水地篇》：「欲小則化為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尙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爾雅·翼·釋魚》：「自夏四月之後，龍乃分方，各有區域，故兩畝之間而陽異焉，又多暑雨。說者云細潤者天雨，猛暴者龍雨也。」因此，龍這種幻想的、可怖的、風格化了的動物形象，呈現給你的感覺是一種神秘的威力和矚目的美，在中國古代的工藝、美術史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這當然被飾之以肖形印上。其表現形式較多，有與瓦當、石刻、磚刻的圖像相近的，亦有取自鼎彝單個的花紋模式，館藏的一方漢「龍印」（圖六），其形式據以銅器紋飾，龍之軀體繞作圓狀，姿態生動，極具裝飾



△圖六

性；有繁複的雙龍式，亦有簡易的單龍式，一方戰國「龍印」（圖七），則屬形式簡化之類，其形象似有騰飛之狀。《易·乾》有「飛



△圖七

龍在天」之說，而飛龍騰蛇的神話，在當時已很普遍。飛龍象徵宇宙中的星宿，當在情理之中。古代的農業社會非常注意天象，而天象之變化足以造成人間禍福休咎。這是先人對於大自然力量的一種解釋，肖形印中的「龍」便是自然力量的形象化。

鳳鳥的畫像在肖形印中也屬多見。鳳鳥在古代被看作靈禽，或稱「玄鳥」，並有着非常原始的神話傳說。《詩·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可知「玄鳥」即是原始殷人的圖騰。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鳳鳥印」中，鳳鳥的畫像既有形象生動的刻劃（圖八），又有誇張、變態的描寫（圖九）。前者鳥首上有透曲向上、細柔舒卷的長冠。其翼、



△圖八



△圖九

尾之羽紋則更為華麗，描寫得十分生動，較好地體現出古人對這類風神的崇拜心理；而後者是以單線描劃略作誇張，體似鳥形而有長鼻，雙爪展開，頗能顯示出鳳鳥之神情。

虎，曾被古人視為四靈之一。《抱樸子·對俗》：「（虎）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所以，白虎就成了神物。當然，這畢竟是一種傳說。而真正以其圖像形式出現，始於秦漢以前。考古材料表明，在商周銅器的紋飾上，有關虎的題材已經十分普遍。然而，由於戰國至漢時期普遍崇尚神靈，因此虎的表現形式不僅僅限於銅器紋飾上，而是更多地反映在這個時期盛行的壁畫、畫像石刻、磚刻、瓦當，以至璽印之中。相傳虎印是用於辟邪驅魔的。黃易釋碑，引《兩漢博聞》旁注云：「取虎形鎮邪，以其威風異常也。」所以古代謂捍禦之臣、勇武之臣為「虎臣」，《詩經·魯頌·泮水》有「矯矯虎臣」；而勇士又有「虎賁」之稱，《尚書·牧誓序》云：「武王伐紂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其若虎之賁（奔）走逐獸，言其猛也。在館藏的漢肖形印中，虎形的刻劃是很具姿態的：有立、有奔、有臥；有昂首直體，也有回首曲軀；有形象生動之勾勒，也有姿態誇張之描述。前者回首作昂姿，雖曲體靜臥卻見之以動勢，描寫得頗為生動（圖十）；後者則略作誇



△圖十

張，充分表露出一種騰躍之態，其表現得如此之威風，自然包含着驅禦凶魅以辟不祥的意味（圖十一）。



△圖十一

繪製蛙紋，遠在新石器時代已就出現，在我國古代的神話傳說中，亦有不少關於蛙的故事。張衡《靈憲》云：「姮（嫦娥）娥遂托身於月，是為蟾蜍」，蟾蜍即蛙之別稱，古人對其所作的描繪當然是出於崇拜月亮神的緣故。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肖形印中，有二方典型的戰國「蛙形印」（圖十二、十三），多作爬行



△圖十二



△圖十三

狀，且採用寫實的、形象化的手法，把蛙的形狀生動地刻劃出來，這更能說明它是與一個民族的信仰和傳統觀念有着密切的聯繫。

「鹿印」在古肖形印中也屬常見的一種。館藏的兩方漢「鹿形印」（圖十四、十五），



△圖十四



△圖十五

均作奔騰之狀，鹿首向上似鳴叫，很是逼真。這種造型在秦代瓦當，漢代石刻、磚刻，以及陶塑中已經十分普遍。《詩·小雅·鹿鳴》云：「呦呦鹿鳴」，並稱鹿為「有德之召」。所以漢人把鹿作為瑞獸飾於肖形印上，傳播較廣，留存下來亦多。

當然，有關動物題材不僅僅這些，還有馬、羊、狼、犬、鶴、雞、朱鷺、鴨、鵝、鵠、魚等十分廣泛的題材，但不論是那一種物像，在當時人的眼裏都被看作是觀念的象徵。巫術禮儀的圖騰來大加欣賞和崇拜的。

二、人事題材：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方「武士畫像印」（圖十六）；其作武士狀，一手執劍，一手持盾。河南汲縣戰國墓出土銅鑑上的水陸攻戰紋，內兵卒形象與此相似；另一方「戰鬥紋印」（圖十七）則更為具體地描述了武士的形象。畫像中表現為兩武士各持一劍，相對格殺的情形，亦與水陸攻戰紋中的徒兵搏鬥畫像相近，較為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戰爭的形式及其戰鬥情景的粗略的概況。



△圖十六



△圖十七

肖形印中還出現「戰騎畫像印」(圖十八)，印面上戰士騎馬持戟，其狀極威武，造型頗為真實。甘肅省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銅俑中，則有與此「戰騎持戟畫像印」相合的騎馬俑。



△圖十八

古代的舞蹈發展至漢，有着一段較長的歷史。舞蹈畫像的出現迄今已有五千多年，一九七三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彩陶盆紋飾中的舞蹈圖案便是這種原始歌舞最早的造型寫照。但它仍作為是圖騰活動的表現形式，具有嚴重的巫術作用和祈禱功能。然館藏一方漢「舞蹈形印」(圖十九)則一脫原始時期那種抽象、神



△圖十九

秘的色彩，在抓住主要形態真實形象的基礎上，賦予感情的表現：兩髻髮女子婆娑對舞，縱躍輕快。然而有舞必有歌、樂。古人向以三者並舉，另一方西漢「舞樂印」(圖二十)就



△圖二十

簡捷概括、生動活潑地表現了一個有趣的情節。此印作四人鼓瑟吹竽舞蹈狀，其中兩人對

角而舞；下排一人似吹竽，上排一人似倚瑟而歌，從而使人物身體的跳動(舞)、口中念念有詞或輕歌高唱(詩、歌)、各種敲打齊鳴共奏(樂)在整個圖像中渾然一體。《樂記·樂象篇》云：「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這一記述與肖形印所描劃的情景是何其相似。



△圖廿一



△圖廿二

肖形印中的建築畫像有兩種：一是「樓閣印」(圖廿一)；一是「房屋鳥獸形印」(圖廿二)。前者所刻是漢代典型的三層樓閣，其形式和層次與甘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陶樓、河南靈寶張灣漢墓出土的陶樓十分相像，有着同一種異常明朗的數學整數式的節奏美。樓旁並有樹鳥對稱而飾，體現出中國古代建築在結構上嚴格對稱的特點；而後者則如同一幅風俗畫，其內容之豐富，包括建築樹木，奇禽異獸等等。而印中的建築物佔主要地位，風格尤見莊重，樹木、禽獸亦均以對稱的形式襯之以四周，整個畫面安排得聚散相宜，虛實得當，給人一種雲氣僊靈，昭明四方之感覺。

除了上述這些人事題材之印外，還有一「牛耕印」、「騎車馬印」、「雜技印」、「伏獸印」、「馴獸印」以及「踢鞠印」等。總之，古肖形印不論在題材、內容還是形式、結構上都是很豐富的。它在方寸之內，充分表現出古代藝術家的智慧和才能，尤其是漢刻肖形印中那些關於人事活動的題材，不但造型優美，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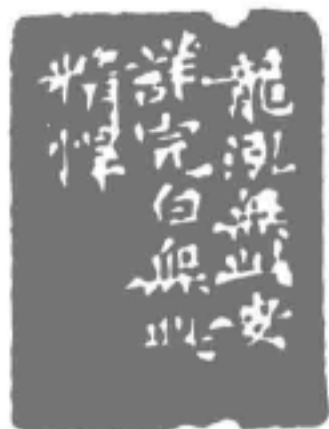
像生動，就是在構圖上也達到巧妙而又成熟的經營，若比之以秦漢石刻、磚刻畫像亦未見遜色。因此，獲得如此成功的藝術創造，必定引起後人的廣泛重視和濃厚興趣。

肖形印盛行一時，其用途究竟如何，說者或以為用之於佩掛取玩，或用之為敬神辟邪，或用之於徵信。筆者以為，前人之說多無矛盾，祇是考究角度不同且偏於一隅而已。就肖形印的形制看，其多有鈕，於鼻鈕、橋鈕、亭鈕之外，還有獸鈕、龜鈕等；有的還兩面穿孔，因此，肖形印一般都可以佩掛；而所謂「敬神辟邪」當與製作者的創作題材、創作意識相關聯，由於戰國、秦漢是尊天敬神思想普遍存在的時代，採用肖形印的這種表現形式來敬神、鎮邪、消災，自可理解，決非「古人無所用心而為之」也。因此，製作者往往以尊天敬神為題材，不僅印面的圖像如此，就連印鈕的形式亦與印面內容相合，如館藏的一方戰國「虎印」，不但印面作虎形，且作虎鈕，是有鎮邪辟魔之意。至於肖形印是否用於徵信，雖然不能完全肯定，但卻存在着相當大的可能性。因為，肖形印多白文，其圖畫窪下處常有細紋突起，只有用按封泥的辦法蓋在泥上，才能完全察看清肖形印上的形象。如館藏的一些「虎印」、「鳳印」等，原印陰刻，用印泥蓋在紙上，僅能見其形象的輪廓；而以封泥辦法蓋於泥上，便如「淺浮雕」一類，不但使我們看到形象高低起伏的立體感，還可以認清動物形象的每個細部，達到很好的藝術效果。此外，有些鑄刻人物的圖像，如彈箏、踢鞠、持盾等，印上人物的手、足是反刻的，倘若只用於佩掛，何必反刻，又如有圖像的文字印，亦都反刻。由此看來，肖形印在當時確實存在着用於封泥以作徵信之物的可能性。

章安雜說

清·趙之謙遺稿
族姪趙而昌整理

趙之謙刻印



自客章安，得識江弢叔（湜）於永嘉。上下論議，互有棄取。簡札既多，筆墨遂費。因隨所得錄之，且及書牘。題曰「雜說」，志無所不有也。辛酉五月八日會稽趙之謙。

去古遠，石刻傳者無幾，晉、齊、梁尤少。宋則僅《爨龍顏碑》，北齊、北魏石刻尚有，余所見無過《張猛龍碑》。次則《楊大眼》、《魏靈藏》兩造像。《石門銘》最縱宕，則歐褚祖□也。余所藏隋《脩梵誌》，則又調劑漢晉，度越唐宋，落筆處一一如崩崖墜石，非眞學撥鐙法者不能也。

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駭、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見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設，移易不得。必執筆規撫，始知無下手處。不曾此中閱盡甘苦，更不解是。

安吳包慎伯言曾見南唐搨本《東方先生畫贊》、《洛神賦》，筆筆皆同漢隸。然則近世所傳二王書可知矣。重二王書始唐太宗。今太宗御書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書無少異。謂太宗書即二王可也。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羣臣戴太宗，撫勒之事，成爲迎合。遂令數百年書家奉爲祖者，失卻本來面目，而後八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昧，甚足惜也。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達言書以唐人爲極，二王書唐人撫勒，亦不足貴。與余意見異而同。

余所見《蘭亭》凡數十種。獨吾鄉王式菴都轉家所藏七種最奇。其中唐搨一本，紙墨絕古而余無甚愛。最愛其紅梨板本，蓋即山谷集中所稱賞者，此眞絕無僅有。字體較定武小十之三而肥數倍。一展玩如神龍寸縮，老鶴山立，「恰到好处」四字不足言也。今其文孫携往陵州，不可得見。每一憶及，尚覺腕下鬼躍躍欲動。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表》石刻凡數見，或疑爲贗作者。眞跡初藏畢秋帆尚書之兄（名瀧）家。道光初入一饒賈。饒賈負吾鄉孫氏錢，以此抵千金。近其孫名沂字古徐守之。先是余見經訓堂石刻已嘆絕後，向古徐索觀，復取石刻比視，則刻者不惟失真，直變盡神氣矣！墨跡運筆如游絲飛絮，不可捉摸。畢刻鈎摹甚工，而細審字字踏實，